

〔清〕林昌彝 著

王鎮遠

林虞生

標點

海天琴思錄

海天琴思續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0089/22

〔清〕林 昌 彝 著
王鎮遠 林虞生 標點

海 天 琴 思 錄

海 天 琴 思 續 錄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天琴思錄

海天琴思續錄

〔清〕林 昌 彝 著

王鎮遠 林虞生 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學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6 字數 274,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ISBN 7—5325—0451—4

I·258

定價：3.95

前 言

海天琴思錄八卷、海天琴思續錄八卷，作者林昌彝，字蕙常，又字薌谿，別號有磔砒山人、茶叟、五虎山人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於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卒於光緒二年。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舉人。後因上所著三禮通釋獲建寧教授之職，晚年嘗客居廣州，一度掌教海門書院。

林昌彝以他的射鷹樓詩話表現了強烈的抗英愛國精神而聞名於後世，然而他的詩話著述實不止此，海天琴思錄及海天琴思續錄就是林氏續射鷹樓詩話之後所撰的另外兩種詩話。此外他還有敦舊集八十卷，詩人存知詩錄三十卷兩部類似詩話的著作，均因卷帙浩瀚而未刊刻。

就海天琴思錄及續錄中所反映出來作者的思想而言，還是保持了射鷹樓詩話裏那種「射鷹（英）」的志向，如海天琴思錄卷四中說：

余建射鷹樓，樓懸長幘射鷹驅狼圖，友人題咏甚夥。樓對烏石山，山爲英逆之窟穴。余於樓頭懸楹帖云：「樓對烏山，半獸蹄鳥跡；圖披虎旅，操毒矢強弓。」見者皆以爲真切。

又如卷三中答友人寓書問近況志事云：「若使蒼天生有眼，應教白鬼死無皮」，此余之願望也。「可見他抗英之志至老不衰。故書中還偶爾錄有記載和反映鴉片戰爭的詩作，如朱鑑成的海上及漢陽相公行就是如此。

當然，這兩種詩話都寫在同治年間，時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已告結束，故書中較少直接反映抗英的作品。它的主要價值，在於記錄了大量當時詩人的作品及其生平資料，如書中鈔錄了陳壽祺、鮑桂星、魏源、張際亮、方濬師、林其年、桂馥、何紹基、長善、郭嵩燾等人的詩作，都可與他們的本集參校，而其中還輯錄了一些不著名的詩人的作品，其人其詩端賴此書而得保存，因此這兩種詩話是考究當時詩壇的重要資料。

兩書中還鈔錄了一些內容別致、題材新穎的作品，表現了隨着時代的發展，詩歌藝術突破傳統的寫法，如海天琴思續錄卷六中寶鋈的奉使三音諾彥記程草一組詩，大量運用了蒙古語，堪稱獨出心裁。卷七中鈔錄了斌椿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遊歷歐洲時所寫的海國勝遊、天

外歸帆兩集中的詩歌，可以說是早期國人對海外事物的記載，如其中至埃及國都初乘火輪車一首的小序，對火車作了詳細的介紹，在當時不無開闊眼界、引入先進的意義。

書中除了廣錄當時人的詩作外，對前人詩的評騭考辨也有相當精密的意見，如海天琴思錄卷一中駁正吳中野史載明高啓因作宮女圖絕句而罹禍的說法，以為青丘之死，緣為魏觀撰上梁文而起，對研究高啓的生平不無參考價值；又如評清初的詩人說：

樂有大籟、地籟、人籟，詩亦有天籟、地籟、人籟。近代國初諸老詩，吳野人，天籟也；屈翁山，顧亭林，地籟也；吳梅村，王阮亭，朱竹垞，人籟也。此中精微之境，難為不知者言也。（海天琴思錄卷六）

這種評價，確是頗有心得的見解。

這兩種詩話中的某些片段，較系統地闡明了林昌彝的文學思想，如海天琴思錄裏開宗明義的第一段就說：「詩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明白地揭示出意、格、趣為詩之三要素。又如同書中解釋了「衣冠」之義，所謂「衣冠之義，即大喻譬之義也」。從而使人明白了他何以將自己的詩集取名為衣冠山房詩集的道理，並表達了詩歌應重比興，講究含蓄蘊藉之美的主張。

另外，書中的某些記事和掌故可作史料來讀，如海天琴思續錄卷六中記丁杰製造開花砲的過程及此砲的大小尺寸與造法，卷八中引長善同官錄序詳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置的時間、地點及其體制和人員的組成，都是研治近代歷史者值得重視的資料。

林昌彝的著作中雖曾表達過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同情人民的願望，然其思想畢竟未能脫離封建文人的傳統觀念。如書中對太平天國和捻軍的污蔑之辭及卷四引張際亮食肉嘆自序中對兄弟民族的詆毀，都表現了他思想的局限。

海天琴思錄與海天琴思續錄分別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和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在廣州刊板，此次整理就是依廣州刻本標點，并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字。由於我們識見所限，錯誤不當知所難免，尚希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王鎮遠 林虞生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錄

前 言 一

海天琴思錄

敘 言 三

弁 語 四

卷 一 五

卷 二 二九

卷 三 五三

卷 四 八一

卷 五 一〇五

卷 六 一三三

卷 七 一五七

卷 八 一八三

海天琴思續錄

題 詞 二一七

卷 一 二二三

卷 二 二四五

卷 三 二八一

卷 四 三二五

海天琴思錄

卷五

.....三五二

卷七

.....四二七

卷六

.....三八七

卷八

.....四六一

海
天
琴
思
錄

海天琴思錄敘言

詩旨，猶琴旨也，淺者得其聲，深者得其思。同年侯官林惠常徵君遂於經，精於禮，通於樂，而性於詩。前選射鷹樓詩話，力追正始，已灑灑遂人。茲游粵，出其篋中所藏平日訂定朋舊詩篇及詩教得失之旨，兼採粵中風雅，名曰海天琴思錄。蓋以鼓琴者須得知音之人，聽琴者亦須得善鼓琴之人。徵君子論琴也，以清濁二均一十四調更絃之法，並某絃、某律呂、某聲字，詳爲解釋，以爲調琴之大規，實發周、秦以來未發之秘，本此以論詩，於此道思過半矣。故其所自爲詩，八音繁會，如張樂於洞庭之野，使人讀之忘倦。今歲把袂廣州，相得甚歡，出其著詩錄，屬爲之序。其論詩之精，一同論琴，請鈔諸版，以素知音。同治甲子季冬，定遠年愚弟方濬頤謹序。

海天琴思錄弁語

家住西甌，游窮汗漫。盧敖若士，託興絲桐。九州茫茫，無爾無我。空青一髮，兀坐冥搜。太古之音，宛在吾指。扣之無語，琴聲低昂。天風海濤，神與心會。浮雲身世，逐輪轉蓬，萬里滄波，胸襟共闊。生平著錄，已遇解人，舊識新知，晨星落落。抱琴人來，吾將隱焉。同治三年，歲在甲子仲秋，侯官硤砦山人林昌彝記於嶺南之海天琴舫。

海天琴思錄卷一

詩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體，意以達其情，趣以臻其妙也。體不辨則入於邪陋，而師古之義乖；情不達則墮於浮虛，而感人之實淺；妙不臻則流於凡近，而超俗之風微。三者既得，而後典雅、沖淡、豪俊、穠鬱、幽婉、奇險之辭，變化不一，隨所宜而賦焉。如萬物之生，洪纖各具乎天；四序之行，榮慘各適其職。又能聲不違節，言必止義，如是而詩之道備矣。自漢、魏、晉而降，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學者譽此詆彼，各師所嗜，譬猶行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州之大，必無至矣。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不足以詠丘園之致，皆未得為全也。故必兼師衆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明大方，而免夫偏軌之弊矣。

李東川五七古，俱卓然成家，滄溟獨取其七律，非作者知己也。

作邊柳詩，須切邊字，方不負題事。金華王西躡大令夢庚邊柳詩，聲調高壯，又復切題。

不可移綴他柳。詩云：「入望依依積翠環，春風也復入邊關。青連首宿煙中蘂，綠到燕支雪外山。苦送征鞍馳羽騎，喜隨羌笛唱刀環。戍樓遙認空濛處，畫出斜陽萬樹間。」

沖澹之詩，以柴桑翁爲最。唐人韋、儲諸人，學之而不到者，以其言有盡而意無窮也。順德梁遠文藹如有意學陶，稍能得其氣息，然非其至也。宿山家寄陳煥巖云：「薄暮過東莊，獨立溪澗曲。松根散古香，竹色延淨綠。主人進羹飯，蔬素意亦足。仰視河漢流，山月光入屋。對此思故人，自坐還自宿。」金山寺云：「巋然出層波，孤峯插天表。臺紫苔色淨，寺帶鐘聲杳。仙蹤遠悠悠，法界近了了。微陽下前灣，數點漁舟小。」春曉云：「人間春夢覺，天清發晨光。庭前霧氣滋，衆鳥爭飛翔。境靜心自愜，理得興乃長。幸無塵事擾，意外非所望。晴旭麗新綠，恬風披羣芳。出門望雲山，野色空青蒼。」

一家三世能詩，吾閩以許甌香友爲最著。甌香以諸生善書畫，詩尤孤曠高超，朱竹垞稱其「篇章字句，不屑蹈襲前人，如俊鶴生駒，未可施以韉勒。」子不棄遇，一字真意，受詩於王阮亭，尤工絕句，爲黃莘田所私淑。孫伯調鼎、叔調均，詩均有矩法，不失風人遺旨。族兄王玉秘有鐵堂集，詩多雄健。王阮亭作慈仁寺雙松歌贈之，稱爲「閩海奇人」。許氏累世擅三絕，閩房亦爛翰墨，風流文采，蔚映海濱。今其集藏于五世孫文璧家，未付手民，求之不得，難保

其不湮沒也。

宛平張積誠部曹，從余學詩，問潘四農論詩有三境，學詩亦有三境，何也？蓋詩有三境者，先取清通，次宜警鍊，終尚自然也。學詩亦有三境者，先求敏捷，次必艱苦，終歸大適也。夫鍊意、鍊氣、鍊格、鍊詞，皆鍊也。若專以鍊字爲詩，既落小乘，必入魔障；若不講鍊字，一味高論，遽希自然，彼自詡爲神來，識者譏其滑易耳。

張君問詩不苟作，是否？蓋名家集中，無題、遣與諸作，不可枚舉，然明璫、玉佩，實託喻夫君臣；燕雀、桑麻，仍自抒其蘊蓄。脂粉嫫婁，究非大雅之音；鄉里瓊言，何與風人之旨。此而不辨，觸處迷途。

詩務悅人，古來之通病，何論近今！西晉以降，如陸機、顏延年輩，鬬靡聘妍，渺無真氣，皆悅人之一念誤之也。

漢、魏詩似賦，晉詩似道德論，宋、齊以下似四六駢體，唐則詞賦駢體皆有之，北宋詩似策論，南宋詩似語錄，元詩似詞，明詩似八股制藝，風氣所趨，實不能已。此潘彥輔之論，可謂深中情弊。余謂漢、魏之十九首，阮步兵之咏懷，不得謂之似賦；晉之陶柴桑，不得謂之似道德論；唐之陳、張、李、杜、高、岑、王、李、韋蘇州、元次山，不得謂之似詞賦駢體；南北宋之梅、

楊、蘇、黃、陸、謝，不得謂之似策論語錄；元之虞、揭及吳淵穎，不得謂之似詞；明之劉青田、高青丘、鄭少谷、曹石倉、陳臥子、顧亭林，不得謂之似八股制藝。有似有不似，須分別觀之，不可一概論之也。

五言絕句，最難著筆，昔人謂學之半生，無下手處也。

前人詠秋草詩，有一二聯渾脫，便傳誦人口；至四詩各自超詣，得不即不離之法，而復自見身分，是曰神品。鎮洋盛子履詩云：「西風吹老碧梧枝，河畔青非舊日姿。野色不堪殘霧裏，秋心況值夕陽時。」邊城古驛行蹤少，旅館新寒客夢遲。憶得池塘水清淺，幾回吟瘦謝公詩。」蒼莽郊原落葉辰，短榆衰柳並愁人。明妃塞北傷心淚，庾信江南老病身。鴻爪泥留溪影薄，馬蹄霜入燒痕新。孤燈夜雨他鄉客，檢點青袍一愴神。」凝奪蘅杜贈靈修，落日平蕪滿眼愁。已恨江淹曾賦別，況逢王粲又登樓。長門瑤瑟停清弄，故苑銀箏憶樂遊。贏得美人遲暮感，楚天哀怨寄汀洲。」去國王孫遠道邊，天涯回首獨淒然。舊時紫陌歌金縷，前度青馳控玉鞭。倦蝶翅低猶剩粉，暗螢影細不成煙。莫因晚序悲搖落，冷碧浮螺異俗妍。」如此詠物，方不愧離貌取神，釋氏所謂「無等等咒」也。

題封禪書詩，長樂劉次北七絕四首，合詠史之體，初讀之，謂極似薩檀河，以其用事典雅